

## 九十年代填海高峰期

過來人

### 香江憶記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個填海工程位於新界沙田區，亦是新界的第一個大規模填海工程，於一九五〇年由一劉姓商人在城門河畔填海，以興建沙田墟住宅區。香港政府同樣在一九五〇年填平銅鑼灣避風塘，於原址興建維多利亞公園。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香港政府於柴灣與小西灣、啓德機場、觀塘工業區及紅磡灣等地進行填海。而隨着香港新市鎮的規劃，香港政府亦開始在新界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

一九六六年，為配合屯門新市鎮發展計劃，香港政府開始在青山灣填海。一九七〇年代，荃灣、醉酒灣（今葵涌貨櫃碼頭）及沙田新市鎮等都有大規模填海工程。一九七〇年代後期至一九八〇年代，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也進行了不少填海工程，範圍不僅限於維多利亞港內，例如香港島南部的香港仔、鴨脷洲及鋼線灣（今數

碼港）等，均進行以興建住宅為目的的填海。除住宅外，也有填海計劃是為發展工業的，包括於一九八五年落成的大埔工業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八〇年，香港的填海面積約有四千公頃。一九八〇年代初，地鐵港島線興建期間，在港島東部進行了多項移山填海的工程，包括夷平康山，及在太古城、西灣河、筲箕灣至杏花邨海面填海。所得的土地興建了港島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及住宅物業。

一九八九年，港英政府公布《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坊間稱為「玫瑰園計劃」），當中不少計劃需要進行填海，包括在赤鱗角興建新香港國際機場、北大嶼山新市鎮及西九龍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港英政府也在香港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中提出多個填海建議，在中環、灣仔、九龍灣、紅磡灣、昂船洲、青洲、交椅洲及竹篙灣等進行填海，其中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其後落實，並發展成僅次於中環的第二個核心商業區。因此，一九九〇年代可說是香港填海的黃金年代。



▲中環至灣仔填海工程而獲得大量土地 作者供圖

## 「魚戲」運河間

馮進

### 天南地北

十月中旬大學放假，我和英文系一位教授接受我

校環球研究中心委託飛往荷蘭，與萊頓大學海牙校區（LUC）的員工商談兩校師生交流事宜。約定周一正式「上工」，進行一系列磋商會議。捱過周六的時差之苦後，我們周日忙裏偷閒，從海牙坐火車前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同事來過荷蘭，對附近比較熟悉，我卻是首次拜訪。列車駛過綠油油的小塊牧場，成群牛馬不緊不慢地低頭吃草，池塘左近矗立着高高的木頭風車，非常符合明信片上常看到的荷蘭風光。不過我們沒有像一般遊客那樣去參觀皇家宮殿、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或梵高博物館。時間有限，直奔主題，去找當地人推薦的一家餐館。

從巍峨壯麗的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下車後，我們先去唐人街看了一眼。真的只有一條街而已，沒幾家店舖，倒有星雲大師麾下修建的一座觀音廟，號「荷華寺」。離開唐人街，又按地圖找這家叫「Pesca」的餐館。出發前我就在網上訂好了周日十二點十五分的午飯，餐館的確認回覆中說晚到十五分鐘以上訂位作廢。所以我們一路腳步匆匆，經過皇家宮殿無心停留，激盪運河、如畫舟船、臥波虹橋也都只草草掃一眼而已。

趕到餐館正好十二點十六分。門口金髮碧眼的女服務員告訴我們，午餐分幾步。先由一位服務員介紹今日最新鮮的漁獲，顧客挑選後，她給過秤、送去廚房。顧客接着進行第二步：另一位服務員幫助選定酒水，顧客同時拿到一個電子傳呼機。然後，顧客由服務員帶去就座。菜做好後，傳呼機會閃光，招呼我們去廚房窗口取菜。聽來步驟複雜，很有一番講究。

正對門口的收銀台就是所謂「魚市場」。一大片冰，上面放了幾個長方鐵盒，裏頭有魚、蝦、蟹等當日進的海鮮。牆上燈箱拼寫出「魚的劇院」（Theatre of Fish）幾個英文詞，熠熠生輝。我給餐館起個諱號叫「魚戲」，雖不中，亦不遠矣。一對老夫妻顛顛巍巍地相互攙扶着排在我們前面，他們點好魚、蝦後，輪到我們。我們商量後點了六隻生蠔（三隻法國生蠔，三隻愛爾蘭生蠔），兩隻軟殼蟹，一條石斑魚，另點了烤花椰菜做伴菜。按照指令，我們又挪到飲料處，點了瓶氣泡水。服務員取個小桶，放上冰，把水瓶放到冰上，送到我們桌邊。

透過玻璃，看得到廚房以藍色瓷磚貼牆，四個男廚師正在忙碌。餐廳裏，橘色燈光下的小方桌泛着溫暖的棕黃色，簡約大氣，單個或連排的火車座皮椅也很舒服。一會兒，服務員送上生蠔，一盤六隻，另有兩小碟蘸料：一碟為紅酒、覆盆子汁，另一碟則是白葡萄酒、檸檬汁。吃時用小調羹舀一點放到生蠔上，然後用調羹將蠔肉從殼上拉下，一口吞吞。我是第一次吃生蠔，嘗了嘗，除了偏鹹沒啥特別的味道。英文系同事卻詩意地說：這是海洋的滋味。我吃了兩隻，他吃了四隻。他對蟹似乎不太感興趣。雖則盤中只有分成四份的兩隻大蟹，他嘗了一小半，我吃了一大半。花茶烤過後澆上小魚醬和奶酪絲，風味可人。石斑魚現烤，也細膩鮮美。可惜吃到這最後一道菜，我們有點吃不動了，還剩下一小半魚。

這頓午餐加上飲料、小費，兩人一共花了五十六歐元，不算太貴。當地人說這種經營方式屬於荷蘭「家庭餐館」的傳統做法。不過「魚戲」餐館的服務員、廚師都是年輕人，不知是否自己創業。在運河環繞，風景如畫的阿姆斯特丹吃了頓興致盎然的海鮮午餐，有美食，有表演，有故事，我覺得不虛此行。

### 柏林漫言

雖然人人都知道柏林牆早已被推倒，但在柏林城內，卻處處都是它的影子。

柏林牆是由一塊塊高三米八，寬一米六的混凝土預製板拼接而成。柏林牆被推倒後，柏林牆之前的地基平面上，被重新用深棕色的石頭鋪成線路，貫穿整個柏林城。但其中依然保留下來一些「殘段」，一塊或幾塊，零星地散落在柏林牆原來的「遺址」上。

每天路過波茨坦廣場的那四塊殘段柏林牆，總會看見很多遊客在面前拍照留念。轉角路過街心花園，裏邊也佇立着三倆塊，還被塗上卡通圖案。路過街邊一個餐館門口，一不小心，還會發現面前單獨放着一塊孤獨的牆段，如果不是看到地上的棕色石頭線延伸到這裏，還以為是誰刻意搬來的。

柏林牆遺跡雖然隨處可見，完整保留了真正柏林牆構造的只有在老城北邊的柏林牆遺址紀念公園。爬上瞭望塔望，對照着示意圖看下面的柏林牆遺址，才發現所謂的柏林牆不僅僅是「牆」，而是一個森嚴禁行區域。第一層是

## 柏林牆

余逾

灌木叢，第二層是鐵網，然後是大約兩米的砂石，地下面安裝了地面觸發警報器，第三層是高一米八的鐵網，下面放了釘床，然後第四層才是我們所看到的高三米八的混凝土牆。在第三層和第四層中間約有五米的區域，作為巡邏和瞭望塔區域。

如果說柏林牆遺址紀念公園是歷史存照的「物理」存在，那麼關於柏林牆的「精神存在」便是「東邊畫廊」。

這是柏林牆比較集中的一段殘段，它在柏林的東部施普雷河邊，約有一點三公里長，因為上面是來自世界各地共一百零五位藝術家的繪畫作品，所以被稱作「東邊畫廊」。不同的作品表達了人們對柏林牆不一樣的情感以及對世界不一樣的詮釋：有情感，也有道理；有正面，也有負面。短短一段牆，你可以感受到人們對黑暗歷史的憤怒，或者某些人物與事件的諷刺，同時也有對和平的擁戴，對幸福的理解，以及對自由的期望。

慢慢看完這段殘牆上一幅幅充滿了衝擊力的作品，路邊擺着的幾幅「極簡」的水粉畫吸引了我。有的畫像明信片一般大小，有的是豎着長條形如大型書籤一般，有的是橫幅條狀的

。每一幅其實只有簡單勾畫幾筆輪廓，然後淡墨暈染上紙，如夢境般的現實便活靈活現了。旁邊坐在小板凳上正專心畫畫的小伙子一頭棕色鬚髮，他見到我停下腳步，便熱情地給我介紹說每一幅畫的來歷。這個現場故事便是：一位來自西班牙的年輕畫家在柏林牆前試圖用東方水墨畫的技巧畫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東邊畫廊駐足的場景。

夕陽西下，金色的光暈溶解了每一幅畫中突兀的棱角和強烈的色彩，一切變得安靜，和煦。



▲柏林牆東邊畫廊藝術作品之一 作者供圖

## 楓葉美

姚船

### 客居人語

楓葉變了顏色，有的紅彤彤，有的黃燦燦。這個時節，不少加拿大人樂意外出秋遊賞楓。

楓葉是加拿大的標誌。紅白兩色的國旗上，東西兩邊是兩塊紅色，中間較大的白色部分，端正正印着一個紅色楓葉圖案，難怪人們稱加拿大為楓葉國。滿樹楓葉，有的隨風飄盪落到地上。抬頭望，低頭看，滿眼都是楓葉。瞥向後園，走出家門，映入眼簾的除了楓葉，還是楓葉，更遑論身處公園或置身郊外，那色彩斑斕、漫山遍野的楓林更令人陶醉。

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幾十年，歲歲月月浸淫在密密楓樹的氛圍中，自然與楓葉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感情。從一踏上加拿大，我就見到很多楓樹，一直不以為意。與楓葉結緣，還是二十多年前，親手在自家後園種了兩株楓樹。買來時只有約一米高，像一支小竹竿撐着的傘。

俗話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到十年，兩棵小楓就生長成挺拔的大樹，枝粗葉壯，夏天在草地上單下一大片陰涼。從窗口望出去，看它們隨四季的轉換而變化。枝頭吐嫩芽，春天來了；綠葉密匝匝，自是盛夏；葉子變顏色，正是秋時；楓葉脫盡，冬天已降臨。周而復始。而我最樂意看到的，是秋日陽光下，滿樹金光燦爛，片片黃葉隨風輕盈飄下，草地也變成一片金黃。這時候，我會不知不覺走出小屋，檢幾片美麗的楓葉，放到書桌上。那宛如張開手掌的葉子，令人賞心悅目。

我喜愛楓葉，是它樸樸實實，體現大自然的美。楓樹，不論一棵，一排，或一片，它們都默默茁壯成長，生出翠綠茂密的葉子，不依



◀▲加拿大秋遊賞楓正是時節，紅彤彤，黃燦燦，令人陶醉 資料圖片

託妖艷的花朵來展示自己。而到秋風吹，恍惚一夜間，它們就以變幻的葉色來妝點世界，紅的勝似二月花，黃的似金子璀璨。美麗壯觀，不加雕琢，天然景色，像是上天給予人們慷慨的賞賜。

而楓葉的品性又令我讚嘆不已。以擬人化比喻，它們誰也不出風頭，最有平等友好精神。沒有誰獨佔鰲頭，同一棵樹萬千葉子，不爭艷鬥麗，都是統一色調，用聯袂的美點綴風景，締造美好的環境，讓人們感受視覺上的輕鬆和內心的愉悅。

眼前片片楓葉，又讓我感慨萬千。不是嗎？當幼芽趁春風吹拂，在看似乾癟的枝條上萌發，爆出兩片嫩葉，恰似新生命誕生。吸取陽光雨露，小葉子快快生長，變成了葉脈清晰的綠葉。一片又一片，一簇又一簇，相互偎依，成了可遮日乘涼的大綠傘。等到秋風起，如聽到衝鋒號角，葉子瞬間變顏色，或深紅、或彤

紅，或深黃、或嫩黃，各自呈現最亮麗的色彩。然而，巔峰過後，落到地上，只剩一片凋零。

每當我拿着工具清理後園，打掃落葉，把它們裝進一個個買來的專用牛皮紙袋，擺放在車道邊，等市政工人裝車運走時，免不了在心裏一聲嘆息。到明年，它們已化成一堆堆有機綠肥，回到市民家的菜園或草地。我想，楓葉一年的變化遭遇，不亦有點像人的一生？從小到大，奮鬥成長，以不同姿態，從無到有，在成就之後，最終默默歸去，只留一片精彩在人間。

加拿大人喜愛楓葉，除了地理環境的客觀因素，主觀上也許正是楓葉的特性，樸實、平靜，低調不張揚，默默積聚力量，自我昇華，一旦時刻成熟，立即獻出所有，為世界增添幾分美好，這和生活在這片沃土上主人的品格何等相似！

我讚美楓葉。

## 巴塞爾的前世今生

張錦滿

### 如是我見

很多人奇怪，以湖光山色壯麗大自然享譽世界的瑞士，何解成為現代藝術重地？事出有因。

一九六七年四月，Globe Air一架飛機於暴風雨中在Cyprus（塞浦路斯）降落時發生意外，居於巴塞爾的大股東Peter Staechelin要賣資產來作巨額賠償，不得不考慮出售他擁有的、掛在Kunstmuseum美術館裏的多張名畫。

他先拿出一張梵高，賣了三百三十萬瑞士法郎，繼而預備再賣兩張畢加索作品《Les deux freres》（一九〇五）和《Arlequin assis》（一九二二）。該美術館策展人Eva Reifert馬上跳出來說，該兩張畫乃是畢加索立體主義的開山與收山之作，在藝術史上十分重要，一定要留在美術館裏。熱心市民聽到這個說法，便自發上街請願，要拯救名畫。結果政府連同一個基金會，在該兩畫推出拍賣前，拿出六百萬瑞郎，然後加上私人捐獻所籌得的二百四十萬瑞郎，總共八百四十萬瑞郎，足以應付空難索償。

畢加索聽聞Basel市民的救畫行動，深深感激，願意捐贈兩張畫給他們。此次拯救現代藝術品事件，美術史上稱為「畢加索奇跡」，也讓巴塞爾居民包括銀行都上了一課，瑞士銀行當時便已領悟，現代藝術品可發揮各種力量，包括產生經濟財政影響力，埋下了Basel成為現代藝術之都的種子。

巴塞爾除了得到銀行支持現代藝術之外，

亦因一位藝術品交易商和收藏家崛起而受惠。當地Ernst Beyeler（一九二一至二〇一〇）初時在文物和版畫店工作，後來接手經營藝術品交易，從此舉辦各種藝術展覽，在國內外生意愈做愈大，後來連同其他拍檔創辦藝博會Art Basel。該現代藝術品博覽會一年之中，在香港、瑞士巴塞爾、美國Miami Beach三地舉行，聞名全世界。Beyeler很受敬重，先後得過法國和瑞士政府勳章。

如今巴塞爾人口不到二十萬，卻擁有四十座博物館，而其中至少有五、六座國際級美術館。尤其令人眼亮的一家，便是由Ernst Beyeler創辦的私營Fondation Beyeler美術館。它自一九九七年開幕以來，已有七百多萬人進場參觀，而中國遊客出奇多，據說是因為有網紅推薦。我當然也不錯過熱門地點。

該美術館並不位於市中心，而處於兩座公園Iselin-Weber Park和Berower Park之內，成為

這間美術館最大特色。在一九九二年，Beyeler聘請意大利建築師Renzo Piano來打造他的私人美術館。Piano以設計巴黎蓬皮度美術館而受世界關注。Beyeler家族後人和基金會從事現代藝術品交易，卻認為大自然會是超然藝術品，其心態很值得尊敬。建築師特設玻璃外牆，讓參觀者在室內亦可欣賞外面由ARGE公司設計的花園，以及大片翠綠色。或許這種設計理念打動大眾，訪客不斷，既來看現代藝術品，亦隔着玻璃欣賞大自然，感受現代藝術品與大自然結合。

Beyeler家族藏品很多，因此該館現正進行擴建工程，增加空間來舉行更多展覽。今回我幸運遇上罕有的Balthus（巴爾蒂斯，一九〇八至二〇〇一）回顧展，能在一館之內，看到該位二十世紀最後一位藝術大師各時期代表作，實在難得，讓我這一次巴塞爾之旅更添姿彩。



▲在Fondation Beyeler美術館裏，一邊看藝術品，一邊感受大自然 作者供圖